



鲁滨孙漂流记



中小学生新课标必读丛书
ZHONGXIAOXUESHENG XINKEBIAO BIDU CONGSHU

[英]丹尼尔·笛福 著
高奋 程海萍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鲁滨孙漂流记



中小學生新課標必讀叢書

ZHONGXIAOXUESHENG XINKEBIAO BIDU CONGSHU

[英]丹尼尔·笛福 著
高奋 程海萍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滨孙漂流记/[英]笛福(Defoe,D.)著;高奋,
程海萍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6

ISBN 7-213-03281-X

I. 鲁… II. ①笛…②高…③程… III. 长篇小说—
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7584 号

鲁滨孙漂流记

[英]丹尼尔·笛福 著

高 奋 程海萍 译

-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 丛书策划 汪维玲
- 责任编辑 吴晓红
- 封面设计 顾 页
- 封面插图 洪万里
- 激光照排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 印 刷 淳安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淳安千岛湖镇)
-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 印 张 7.25
- 字 数 16.9 万
- 印 数 1-8000
-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7-213-03281-X
- 定 价 11.8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导 读

丹尼尔·笛福(1660—1731)出身于英国伦敦的一个平民家庭,父亲是屠夫。笛福的一生,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上升期,启蒙运动所提倡的自由、进取的思想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笛福没有像他父亲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一名牧师,而是到欧洲大陆各地经商,大力倡导自由贸易和社会民主,宣扬个人进取精神和宗教自由的观念,在商业冒险和政治追求中度过了大半生。他还创办了《评论》杂志,被称为“现代新闻报道之父”。

年近六十岁的时候,他获悉一名被遗弃的英国水手独自在海岛上生活了四年多的故事,大为感慨。这位从未涉足小说领域的老人激情难抑,创作了长篇小说《鲁滨孙漂流记》。这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为笛福赢得了“英国小说之父”的美誉。

小说主人公鲁滨孙出身于英国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希望他留在家乡,努力挣得一份家业,安分守己地过一辈子,鲁滨孙却立志云游四海。1651年,他不辞而别,开始了海上冒险生涯。他从伦敦购买了一些廉价的物品,然后由海路直抵非洲,和当地土著人交换黄金、象牙等贵重物品,获取了可观的利润。但是在第二次航行中,他却不幸遇上了海盗,沦为强盗头子的奴隶。他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努力获得强盗的信任,乘机逃出了魔穴。在海上漂泊十天后,他被一艘开往巴西的船只救起。到了



巴西,他购置了庄园,生活舒适而安宁。但是他本性难移,无法忍受长久的安逸,又一次出海。船在南美洲附近触礁沉没,除他死里逃生爬上荒岛外,其他人均葬身鱼腹。从此他开始了长达二十八年的孤独生活。面对环境的恶劣、物资的贫瘠、疾病的折磨和心理的无望,鲁滨孙经受了各种艰辛和痛苦,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改善了居住环境,把荒岛改造成了丰足的乐园。他还救下了被敌人追杀的野人星期五和因船上发生内讧而被劫持的英国船长。1686年,鲁滨孙在英国船长和星期五的帮助下离开了他苦心经营的海岛,重新回到了阔别三十五年的家乡。

鲁滨孙是笛福以现实素材为基础,融入自己的创作理想刻画出来的一个典型人物。本书的艺术成就之一就是生动地塑造了第一个资产阶级人物的正面典型形象。鲁滨孙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四处扩张的时代,他的经历很好地体现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所崇尚的富于冒险、充满野心、百折不回的精神。而笛福本人凭借积极的进取精神白手起家的传奇经历,正是每一位不甘于平庸的年轻人的梦想。本书的另一个艺术成就是它创作的逼真性。在英国小说史中,这是第一部成功的写实小说。它以第一人称回忆录的形式,生动再现了人物内心的情感和对生活的困惑和思考,使读者倍感亲切而真实。小说文体简朴、清晰,语句通俗、浅显,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世界名著。

本书是节译本,为了阅读的流畅与情节的紧凑,删去了少部分繁复的细节描写和冗长的宗教内容,但是保留了原著的主体结构和整体性,丝毫不影响读者对原著的完整把握。

本译著的作者原序、第一至第十四章由高奋翻译,第十五至第二十五章由程海萍翻译。王霞参与校对工作,特此表示感谢。

译者

2006年2月

作者原序

假如这个世界上真有什么人的冒险经历值得公之于世,并在发表之后会得到读者的青睐,那么本书的编者认为,本自述正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编者认为,本书主人公一生经历的离奇实在是闻所未闻,几乎没有人的生活会比他的更变幻莫测。

故事以谦逊而严肃的口吻娓娓道来,并像所有明智的人所做的那样,把事实的叙述和宗教观点联系起来,用现身说法去开导别人,使我们在任何状况下都相信和敬重造物主的智慧,让一切顺其自然。

编者相信,本书所讲述的一切都是事实,其中绝无虚构成分。不过,正是因为书中没有虚构的成分,因此是否对这部自述进行加工润色,无论就消遣性来说,还是就对读者的教育意义来说,都没什么两样。因此编者认为,不需要再添加赞美的言辞,只消把它出版,就是为读者做了一件大好事。

目 录

导读 / 1

作者原序 / 1

第一章 父亲的忠告 / 1

第二章 亲历风暴 / 5

第三章 沦为奴隶 / 11

第四章 逃离魔穴 / 16

第五章 定居巴西 / 27

第六章 遭遇海难 / 32

第七章 唯一的幸存者 / 38

第八章 最初的艰辛 / 44

第九章 孤岛创业记 / 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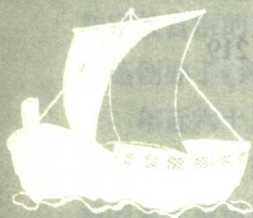
第十章 周游孤岛 / 83

第十一章 手造独木舟 / 88

第十二章 逃脱无望 / 103

第十三章 改善生活条件 / 110

第十四章 脚印惊魂 / 119



第十五章	孤岛尸骨	/ 126
第十六章	寻找藏身之处	/ 133
第十七章	遇难的船只	/ 141
第十八章	捕获野人	/ 150
第十九章	教化“星期五”	/ 158
第二十章	新的计划	/ 168
第二十一章	再次击败野人	/ 176
第二十二章	解救俘虏	/ 187
第二十三章	平息叛乱	/ 196
第二十四章	夺回大船	/ 214
第二十五章	离岛归国	/ 219

第一章 父亲的忠告

1632年,我出生在约克城一户体面人家。我们不是本地人。我父亲是德国不来梅人,移居英国后,先在赫尔城做买卖,挣了份不小的家产,后来收了生意,搬到约克城定居,并在那里娶了我母亲。我母亲娘家姓鲁滨孙,是当地一个非常有名望的家族,我因此被取名为鲁滨孙·克罗伊茨内。但是由于英国人读音上的偏差,人们往往叫我们“克罗索”,就连我们自己也这样称呼和书写了,于是我的朋友都叫我克罗索。

我有两个哥哥。大哥是驻佛兰德的英国步兵团的中校,这个兵团原先的指挥官是大名鼎鼎的洛克哈特上校。大哥在敦刻尔克附近与西班牙人作战中阵亡了。至于二哥的下落,我至今一无所知,就像我父母后来也不知道我的下落一样。

我是老三,没学过什么手艺,因此从小满脑子是漫游天下的梦想。我父亲年事已高,他让我享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教育,除了家庭教育之外,还送我上了乡村义务学校,打算让我以后学法律。可我一心只想航海,对其他的事一概不感兴趣。我一意孤行,完全不顾父亲的意愿,公然违抗父命,也无视母亲和朋友们的恳求和劝告。这种个性似乎直接导致了我今后不幸的生活。

我父亲是一个明智的人,处事谨慎。他看穿了我的意图,郑重其事地向我提出一番忠告。一天上午,他把我叫进他的房间(他患有痛风病,只能待在房间里),极为诚恳地对我进行了劝



说。他问我,除了一心想出去闯荡,我究竟还有什么理由要撇下父母,远离故土。在这里,我可以得到亲友的引荐,用自己的努力和勤勉发家致富,过上安逸而快乐的生活。他告诉我,只有那些穷得铤而走险或者野心勃勃、资产殷实的人,才会去海外冒险,试图用不同寻常的业绩扬名天下。对我来说,这两种情形不是过高,就是过低,我的社会地位处于两者之间,或者可称为平民生活的上层。以他多年的阅历,他认为这是世上最好的阶层,最适合幸福生活。他们既不用像体力劳动者那样忍受生活的艰辛和困苦,也不用像上层社会的人们那样为骄奢、野心和忌妒所烦恼。他告诉我,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种生活状态能带给人幸福,即其他阶层的人们都羡慕这种生活:帝王们常哀伤他们高贵的出身所带来的不幸后果,幻想他们能生活在贵贱两个极端的中间阶层;智者证明这种地位是他们真正幸福的标准,他们在祈祷时总是要求上帝不要让他们过于贫穷,也不要让他们过于富有。

他告诉我,只要注意观察就可以发现,上层和下层人们在生活中经常遭受不幸,而中间阶层的人们经受的磨难最少,他们不像上层和下层的人们那样在生活上忽起忽落,变化无常。他认为,唯有中间阶层的生活才拥有各种美德和乐趣;唯有中间阶层的人们才会与安宁和富足常相伴;唯有中间阶层的生活状态才享有节欲、中庸、平和的心态,以及健康、社交和各种令人愉快的消遣和令人向往的乐趣。只有在这种生活状态中,人们才能够悠闲舒适地度过一生,既不用费尽心力为挣得每日的面包而出卖自己的生活,也不会为世事的纷繁所困扰,失去身心的安宁;只有在这种生活状态中,人们才不用忍受嫉妒和野心的煎熬,在这个世界上轻松潇洒地走一回,细细品味生活的甜蜜,感受自己的幸福,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更为深切地体验这种乐趣。

随后,他又用恳切的语调,极为慈祥地劝我别耍孩子气,不要自讨苦吃,因为无论从常理还是从出身来说,我完全可以避开这些苦难。我不需要担心生计,他会妥帖地为我安排好一切,努力让我过上他刚才所描述的那种生活。他说,假如我日后不能过一种舒心而幸福的生活,那也只能怨我自己的命不好或走错了路,不能怨他,因为他早就看出我的打算会给我带来伤害,并且告诫过我,对我已尽了责任了。总而言之,如果我听他的话,待在家里,他一定会尽力帮我;他决不会鼓励我离家,免得日后我倒了霉要怪他。最后,他要我从大哥的例子中吸取教训。当初他也同样恳切地规劝过我大哥,叫他不要去佛兰德打仗,但是他执意不听,意气用事,投身军旅,结果在战斗中送了命。他说他会永远为我祈祷,但是如果我一定要走这愚蠢的一步,他敢说上帝肯定不会保佑我,将来当我求助无门时,我自然会有时间回想当初的情景,一定会后悔自己没有听从他的忠告。

现在看来,他最后的这番话实在有先见之明,尽管我相信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话将应验我后来的遭遇。我注意到,他在说到我大哥在战场上枉送了性命时已是老泪纵横,后来说到我将后悔莫及、求助无门时,更是伤心之至,话也说不下去了。最后,他说心里充满了忧伤,不能再对我说什么了。

我被父亲的一席话深深地感动了。真的,谁会对此无动于衷呢?我决心不再考虑出海的事,我愿意遵从父亲的愿望,安安心地待在家里。但是,天哪!没过几天,我就把这个决心忘得干干净净。简单说吧,才过了几个星期,我就决定远走高飞,以免父亲再次强求我留下。不过,我并没有仓促行事,也不像以前那样凭一时冲动做事。我等母亲心情比平时好一些的时候告诉她,我一心一意想去外面见见世面,其他任何事我都没心思做,因此父亲还不如答应我,免得日后逼得我自行出走。我说我已



经十八岁了,去当学徒或做律师的助手都太迟了,而且我敢肯定我即便去做了,也会等不到满师就从师傅那里逃走,去航海。如果她能帮我说服父亲让我去出海一次,那么等我回来之后,发现自己对航海并没有兴趣,我就不再外出,并保证以加倍的努力来弥补我浪费的时光。

我的这番话让母亲非常恼火。她认为去同父亲讲这种事根本没用。父亲深知什么事对我有利,他绝不会同意我去自讨苦吃。她还觉得很奇怪,在父亲对我苦口婆心地作出这番谆谆告诫之后,我居然还会动这个念头。总之,如果我硬要毁掉自己,那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休想得到他们的同意。至于她自己是不愿意帮我自我毁灭的,免得我以后说,当时我父亲不同意,而我母亲却同意了。

虽然母亲拒绝了我,不愿意向父亲转述我的想法,但事后我听说她还是把我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亲。父亲听后非常担忧,叹着气说:“这孩子若待在家里,倒是可以指望过上幸福的生活,他要是出海去了,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苦命的人。我决不会同意这件事的。”

第二章 亲历风暴

这件事之后不到一年,我终于离家出走了。在这一年里,我固执地拒绝了所有要我学做生意的建议,反倒老是和父母纠缠不休,要他们不要那么肯定而坚决地反对我的意愿。有一天,我偶然来到赫尔城,当时根本没有出走的意图。但是,在那儿,我的一个同伴正好要乘坐他父亲的船去伦敦,他用水手们惯用的招人出海的办法鼓动我与他们一起去,也就是说我这一路上不用花一个子儿。我不再同父母商量,连个口信也没给他们捎,他们会不会得到我的消息也只能顺其自然了。我没有向上帝祈祷,也没有祈求父亲的祝福,甚至没有考虑当时的处境和可能的后果,就登上了那艘去伦敦的船。时间是1651年9月1日,一个不祥的时辰!我相信,没有一个年轻的冒险家会像我那样一出门就倒霉,一倒霉就这么长久。我们的船一出亨伯河的湾口便遇上了大风和巨浪。我原先从未出过海,只感到难以形容的难受和极度的恐惧。此刻,我才开始严肃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不尽孝道,擅自出走,这么快就得到报应,也算是老天的公道!此时,我仿佛看见了父亲的老泪,听到了母亲的央求,想起了他们恳切的劝告。我尚未泯灭的良心开始复苏,谴责自己不该蔑视忠告,不该背弃自己对上帝和父亲的职责。

这时,风暴越刮越烈,海面波涛汹涌。这种情景我以前从未见过,虽然与我后来多次面对的大海相比,它根本算不了什么,



即便与我几天后见到的情景也不能相比,可是,当时对我这个初次出海,又对航海一无所知的年轻人来说,它已经足以使我魂飞魄散了。每一个浪头打来,我都以为我们会被吞没;每一次船只跌入浪谷,我都以为我们可能会沉入海底,再也浮不上来了。在这种痛苦不安中,我多次发誓并下决心:如果上帝在这次航海中饶了我的性命,那么只要我的双脚一踏上陆地,就立马回到父亲身边,有生之年再也不出海了;我会听从父亲的忠告,再也不去自讨苦吃了。到了这时候,我才清楚地认识到,父亲关于中间阶层生活状态的说法的确有道理。父亲一辈子生活悠闲适意,从未遭遇过海上的风暴,也未经受过陆地上的困顿。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做一个真正回头的浪子,回到家中,回到父亲身边。

在风暴肆虐当儿和风暴停息后的短时间内,这些理智而清醒的想法一直驻留在我脑海里。第二天,狂风减弱,海面平静多了。我开始慢慢习惯海上生活,不过仍然有些晕船,还是整天打不起精神来。临近傍晚,天气放晴,风也完全停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晴朗而迷人的黄昏。当晚的落日和第二天清晨的日出都显得异常清丽。阳光洒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那怡人的景色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

那晚我睡得很香甜,第二天不再晕船了,心情特别舒畅。望着前一天还汹涌险恶,如今变得如此柔和怡人的大海,真是觉得不可思议。我的同伴,也就是那个引诱我上船的家伙,生怕我会真的下决心不再航海,走过来看我。

“喂,伙计,”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现在觉得怎样?我敢说,那天晚上刮起的那点微风,一定把你吓坏了吧?”

“你说那是微风?”我说,“那可是一场可怕的风暴啊!”

“风暴?你这傻瓜,”他回答道,“你说那是风暴?哈,那根本什么也算不上!只要给我们一艘好船,只要海面宽阔,我们根

本不把这点风放在眼里。不过，你老兄还是第一次出海，也难怪。来吧，伙计，我们弄碗甜酒喝喝，把那些事统统忘了吧！你瞧，现在天色多迷人！”

这段伤心的故事就不必细说了，简而言之，我们按照水手的传统方式调制了甜酒，我被灌得酩酊大醉。经历了那天晚上的胡闹之后，我把所有的忏悔、所有对自己过去行为的反省和对未来的决心，统统丢到了脑后。一句话，风暴过后，大海恢复了平静和安宁，我头脑中乱糟糟的念头也立即踪影全无，我害怕被大海吞没的恐惧也随风飘逝，我在危急时发下的誓言和作出的承诺被忘得一干二净，唯有我那热切的航海欲望又重新在心中涌动。有时，我的确发现那些严肃的思考和想法硬要重新钻进我脑海，但我却竭力丢开它们，把它看作某种低落的情绪，努力让自己振作起来。我或者独自饮酒，或者与人相伴，不久就控制了我所称的那种旧病复发。不到五六天，我就像那些竭力逃脱良心谴责的年轻人那样，彻底摆脱了良心的束缚。

出海第六天，我们到达雅茅斯的近岸锚地。风暴过后，天气晴朗，但我们的船却没开出多远，因为海面上一直刮着逆风，最后我们不得不在这片海域停泊处抛锚。逆风，也即西南风，连着刮了七八天。这期间，许多从纽卡斯尔来的船只也都到这儿抛锚，因为这个锚地是海上航行必经的港口，船只都在这儿等待顺风，驶入内河。

我们在这儿停泊的时间不算长，要不是逆风太大，我们本该早一些趁着涨潮驶进河口。停泊四五天之后，风势更猛了。由于这块锚地历来被视为安全港，而我们的船锚泊位稳固，船上的锚具十分结实，因此水手们对大风满不在乎，一点都不担心安全，依然以出海人特有的方式休息作乐。但是，到了第八天的早晨，风势突然增大。水手们全体出动，收起中帆，安顿好船上所



有物件,使船能经得住狂风的肆虐。到了中午,海面扬起巨浪,几次将我们的船卷入海水中,船里进了好多水。有那么一两次,我们以为船锚已经脱开了,于是船长下令抛下大锚。这样,我们的船下了两个锚,而且把锚索放到最长的限度。

这时候,风势极度凶猛,我在老水手们的脸上也看到了惊恐的神色。船长十分警觉地维护着船只的安全,然而当他来回跑过我的舱外时,我几次听到他轻声自言自语道:“上帝啊,发发慈悲吧!我们都没救了!我们都要完蛋了!”在最初的混乱中,我傻傻地躺在我那普通船员的舱位上,心中弥漫着一种无以名状的感觉。我不可能像上次那样忏悔,因为我已经彻底将它们践踏,并且顽强抵抗。我以为自己已经经历过死神的考验,这次还会像上次那样到最后转危为安。但是,几次听到船长说这些话后,我吓坏了。我走出舱外,看到了一幅从未见过的惨景:海面上一片惊涛骇浪,每隔三四分钟就向我们迎头扑来。我再向四周望去,情形更为悲惨:停泊在我们附近的两艘船,因为载货过重,已经砍掉了船上的桅杆。这时,我们船上的水手们喊叫起来,原来先前停泊在我们前面约一海里处的船只被浪头打翻了。另外两只船在狂风中脱了锚,已经被吹离锚地,驶向大海,船上一根桅杆也不剩。轻便的小船的境况要好些,因为在海上漂行不用太费力。但其中的两三只小船也只扬着一面小帆,掠过我们船边,向海上飞驶而去。

到了傍晚,大副和水手长恳求船长砍掉前桅,船长不同意。水手长抗议说,如果不砍掉前桅,船就会沉没。因此,船长只好答应了。船上的前桅一砍断,主桅立即失去了控制,船身摇晃得厉害,这样他们不得不把主桅也砍了,于是船就只剩下空空的甲板了。

由于是初次出海,先前经历一点点小风浪就害怕得不行,在

现在这种境况中,我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但更糟的局面还在后头。狂风越刮越凶,就连老水手们也承认他们平生从未见识过这么凶猛的风暴。我们的船虽然坚固,但因为货物装得太多,吃水很深,船只在风浪的冲击下猛烈地摇晃。水手们不停地喊着船要沉了,当时我还没有领会“沉”的含意(这对我倒不失为一件好事),问过旁人后我才算明白了。风浪更加凶险,我亲眼目睹了平常极难见到的场面:船长、水手长和一些比较有头脑的人都不停地祷告,他们已经意识到船随时都有沉入海底的危险。到了午夜,在全体海员全都一筹莫展的时候,那些特地下到舱底去查看的水手有人忽然喊叫着说船底漏水了,另一个水手说,底舱的水已经有四英尺深了。于是全体人员都被叫去抽水。听说船底漏水了,我觉得心脏好像突然停止了跳动,原本坐在床边的身体猛地向后一仰,倒了下去。这时有人弄醒了我,对我说原先我什么都不会干,现在至少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帮着去抽水。听了这话,我打起精神走到抽水机边,十分卖力地干了起来。就在大家全力抽水的时候,船长看见几只轻便的运煤船,因经受不起风浪的冲击,无奈中正在向海上漂去。这些船只将会从我们附近经过,于是船长下令放了一枪,作为求救的信号。我当时不明就里,听到枪声大为吃惊,还以为是船破了,或者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反正我吓得当场晕倒在地。这种时候,人人都觉得自身难保,没有人会来关心我,也没有人会来看一看我到底怎么样了。立即有人上来接替我抽水,他一定以为我已经命归黄泉了,过来时用脚把我踢到一边,就让我躺在那儿。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慢慢苏醒过来。

我们不停地抽水,但舱底积水却还是越来越多。很显然,船不久就要沉没了。尽管当时风势已经略有减弱,但船是肯定不可能驶进港湾的。于是,船长依旧不停地鸣枪求救。终于,有一